



青春在细雨里呜咽

——读欧阳准年长篇小说《三月里的江南雨》

罗永忠

一部反映湘潭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月里的江南雨》获得由《中国知青文库》编委会等机构举办的“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活动一等奖。作者欧阳准年，是湘潭市一位“老三届”出身的退休教师。我近日找书阅读，连续三天读完厚厚的上下两册，沉浸其中，不觉泪流满面。

“三月里的江南雨”，语出自宋代李石《长相思·暮春》“花飞飞，絮飞飞，三月江南烟雨时，楼台春树迷”。这部作品是欧阳准年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为了专心写作，他在北京宋庄租房半年，闭门不出。当一个个知青战友鲜活地在他脑海中回放时，他开始动笔写，写自己，写初恋，写知青们的爱恨情仇。这部40余万字的作品写出了曾被称作“失落的一代人”的青春，在风沙中迷惘，在细雨里呜咽。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主人公陈山南的插队生活为主线，描述了1968年冬，湘潭市部分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湘东罗霄山下劳动，一群血气方刚的知青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以及在贫困山区凋谢的青春往事；下册则反映主人公陈山南回城以后经历的婚姻和工作的变故，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变。全书采用章回体叙述方式，共有33章，每个章节就是一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既是独立的，又与全书人物命运相互

关联。

小说开篇即描述了两位知青纯朴的爱情。多才多艺的女教师白阳春深受山区学生们的热爱，却在一次挑水中滑落春雨中的深潭溺亡。她生前深爱洪大鼻子，死后还留下尚未发出的给洪大鼻子情真意切的10封情书。悲痛欲绝的洪大鼻子回城前在她的坟墓旁种植了两棵柏树。这个章节有大量的心理描写，通过书信、物件、肢体语言等间接对话，刻画了一对知青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下册文风大变，讲述陈山南返城后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爱情、婚姻、工作屡遭变故，先后与杨鸿雁等六个女人发生爱恨纠葛，凸显了人性的复杂。作者笔墨老练，尤其对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与人物对话语言都非常契合流畅。每个章节就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短篇小说，有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生动细腻的爱情描绘，最后还有重重的悬念揭晓。

相比以往的知青题材小说，《三月里的江南雨》大胆创新。在创作手法上，采取了大量的意识流心理描写，这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比较罕见；在题材内容上，更是惊世骇俗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恋爱，而作者流畅舒美的文字毫无秽感。

读完此书，沉浸良久，推开窗户，外面细雨纷飞。我看到欧阳准年的微信公众号上，他参加了湖南省“候鸟守护者”公益行动交流会。在活动现场，71岁仍精神矍铄的他正和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忙碌。一个特殊的时代结束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欧阳准年和他的青年朋友们正在谱写一曲新时代奋发向上的青春之歌。

他手上有些功夫

刘闰冰

一片羽毛，轻轻一吹，一群欢快的鸟就飞上蓝天了。这镜头，在我脑海里时常闪现，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前，他在蓝天下的一所中学当校长，我去了解一事物物的内外。第一次，见面了。没说几句话，内外明白如镜。后来，他硬了。那时，听人悄悄说，他拳头硬，手上有些功夫。

六七年前，在一家小饭馆，文朋诗友正海阔天空。印象里，那是我最后一回参加那样的聚会。不是不想，是没勇气，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的声音鼎沸。脸上带着笑容，口袋里掏出一堆旧体诗，他递过来。我肯定了他的抒写，他肯定了我的肯定。确实，他手上有些功夫。

几天前，在一家蒸菜馆，他拿出一打清样。我洗净双手，接过来浏览。旧体以外，还有新诗、散文、小说，厚厚的一本。厚积薄发，他要出书了。花费半个月时间，逐篇逐首、逐字逐句念完，心中产生一想法，二十年多前听到的那句悄悄话果然名不虚传：他手上真有些功夫。

“春风笑脸迷三界，绿水倾情醉九霄”“一湖三月摇云下，九里八松傍我家”“色色空空月染，玄玄道道道心香”，以绝句、律诗为主，平仄声韵以外，将文字弄得有些游刃有余的意味了。他的功夫在旧体诗。

短则几行，比如《古寺》《舀一瓢秋凉》，长则上百行，比如《顶峰岭上白云飘》《大山的呓语》，取材广泛，诗思纵横，意象清新，才情在句子中闪亮，思想在行间里放光。“晨雾打湿古

道的头发”，长诗的首句就不同凡响，看来《叶子的眼睛会说话》还真有其事。他的功夫在新诗。

《凳脚上的叹息》扑朔迷离，大气磅礴；《雷祖菩萨走了》发人深省，教人向善。散碎的珠子，由一根根线贯穿。关乎民间及传说，关心粮食与蔬菜，关注枪支和花朵。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低调的山窝里，涌出一道泉水；无言的闪电中，引爆一阵惊雷。他的功夫在散文。

人是那样痴，狗是那样衷，生活是那样五味杂陈，《父亲与冬不拉》把小说做成了诗。《妙笔写春秋》《晚霞山上太阳花》，深情的笔触，伸向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赋予的不仅是怜悯与观望，关注的是这一类人的自尊与自立、崛起与尊严。他的功夫在小说。

有人说，他的功夫在仙风道骨、春风秋水。有人说，他的功夫在唐诗宋词、秦砖汉瓦。有人说，他的功夫在气运丹田、心有灵犀。有人说，他的功夫在水墨丹青。有人说，他的功夫在做人处世。有人说，他的功夫是在举手投足之间炼成的。

水从天上落下来，在小溪中奔跑，就成了一首欢快的歌。黄皮肤的笋遇见太阳，刚劲挺拔的竹子。还有人说，他的功夫，在功夫以外。哪来这么多功夫呢。这是一个手上有些功夫的人，写的一部无关功夫的文集，名叫《晚霞山上太阳花》。杨菜是他的名字。

立夏鳝鱼赛人参

楚国良

总有一种美味与一个节日相连，比如腊八的粥香、端午的粽香、立夏的鳝香等。每当农贸市场上传来“黄鳝，黄鳝”的叫卖声时，飘香的鳝味便会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题记

鳝鱼又名黄鳝，起源于白垩纪的桑托期，属合鳃目合鳃鱼科。其身体呈鳗鱼状，多圆筒形，无鳞或有细小鳞片，体表富含光滑黏液。黄鳝在我国川、云、贵、渝、湘、鄂、皖、豫以及两广等地都有分布，尤为长江中下游各省份喜食的一种淡水鱼，主要通过流通环节传播到全国各地。

黄鳝作为温暖带的淡水鱼类，肉肥味美。据《本草纲目》记载，黄鳝有补血、补气、消炎、消毒、除风湿、壮阳生精等功效。我国自古有“立夏黄鳝赛人参”一说。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咏吟食物中，有“杂药多剖脍，和黍半蒸菹”之句，意为吃黍米饭时，须配以菹菜与鳝鱼制作的菜肴为妙。黄鳝在我国有着悠久丰富的烹饪历史，经宰杀、洗净后，水煮、红烧、烧汤、烧粥、烧饭均可。

黄鳝在中国人的饮食中很早就现身了。《诗经》中有“匪鲤匪鲋，潜逃于渊”的描述。有人认为鲋就是鳝鱼，但也有人考证为鳝鱼。不过“潜逃于渊”倒跟黄鳝的习性很像，是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则。黄庭坚在他《戏答史应之三首》中明白白写到了黄鳝：“岁晚亦无鸡可割，庖蛙煎鳝荐松糜。”这种情况下，田鸡和黄鳝就成了替代品，味道想必不差，配松花酒刚刚好。

姚慕双、周柏春的独角戏《学英语》让人笑破肚皮。姚老师说外国人吃黄鳝，英语没有“黄鳝”这个词。他发明的“洋泾浜”叫“捏不牢滑脱”，上海人都懂的。

王安忆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写到扬州人划鳝丝，“一根竹篾子，削薄了……篾片子从头到梢，转眼就是一堆。”这情景在镇扬等地的菜场里还能见到。上海人划鳝丝用牙刷柄，差的不只技术，还有情调。

乾坤生万物，阴阳造化功。万事万物，各得其法，各循其章。在肥美之地，蝗虫、蚱蜢、蟋蟀、蜻蜓、蛾子以及小鱼、小虾、

小螺、蚌壳、蝌蚪、蚯蚓……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黄鳝在这富庶之地，就以这些小物或其幼虫为口粮，生活小康，无拘无束，悠悠哉哉，安逸闲适，长得心宽体胖，富积各种营养。

捉黄鳝，始于春分清明。这时节，泥水变暖，水生物开始活跃。蛰居泥里的黄鳝也蠢蠢欲动，出来觅食了，让瘦薄的身体开始丰腴起来。立夏小满，夏天来临，天气暖热，水生物勃勃生长。黄鳝吃食丰富，顿顿饱餐，变得膘肥体壮，就有“立夏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于是，黄鳝大量被捕捉，大量上市。

这时，满沟的秧苗稳了莩，转了绿。在一块块田地里，有人慢慢地转悠，这便是在捉黄鳝。栽秧后的田地杂草清除，秧水浅显，透彻清朗，平整酥软，黄鳝洞口易见，黄鳝就很好捕捉。捉黄鳝的人披满灿烂的阳光，满眼是翠绿，满鼻是芳香，满耳是泥水的气泡响，仿佛在享受美丽而散淡的时光。

黄鳝钻泥穴居，穴道曲折悠长，每条穴道凿有几个出口，捉黄鳝是要讲究技术的。在老寨子，称捉黄鳝为“歪黄鳝”。一个“歪”字，道出了黄鳝穴居的环境和捉黄鳝的技术要领。

我父亲腰间挂着鱼笼，下到田里，轻脚转悠，细细查看。看见黄鳝洞口，便俯下身，一腿稍曲，一腿深弯，身子歪斜，伸出右手食指，探入泥穴，顺穴延伸，没人手臂，身子左倾右晃，步伐前挪后移，脸面屏声静气，在泥里一阵捣鼓。不一刻，中指与食指和无名指形成一个三角夹，从泥里夹起一条黄鳝。黄鳝颤动着，像黄澄澄壮实的肉棍，很不愿被提起，也不情愿被塞进鱼笼里。

这时节，蒜薹也出来了，一根一根的，长溜溜嫩丝丝的。那蒜薹炒黄鳝，就飘香在狭窄而低矮的瓦房里，让我记住了一段亮堂的喧嚣的麻辣的往昔。

如今，稻田全用化肥，除草、治虫都用农药，水土污染严重，稻田里野生黄鳝已经很少了，不然市面上野生黄鳝也不可能卖到七八十元一斤的。



开天门

唐定伟

世界文化名人、举世闻名的画家齐白石，湘潭人氏也，是我老乡。齐白石成名较晚，曾在我老家相隔一步之遥的湘潭县茶恩寺镇茹家冲生活数载。乡间流传着不少与齐白石相关的传说故事。开天门就是其中之一。

传说当年齐白石以雕花木匠身份在乡间谋生，生活过得自然清苦。其时，他曾不屈于命运，努力抗争过，无奈眼界受限，缺乏高人指点，画、印、书、诗水平一直未见质的突破，仅是一个驰名百里的手艺人。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平淡如水，就此度过一生。哪料造化弄人，命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齐白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打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归家的乡间小道上。突然，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出现万丈霞光，头顶的天空徐徐打开一扇巨门。齐白石猛然惊觉，莫非自己遇见了传说中的开天门？正迟疑纳闷之际，天神出现了，要他许愿，说可成就他一个梦想。齐白石二话不说，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兴趣爱好，祈求成为一名大画家。天神哈哈大笑，大手一挥，施其魔法，终助齐白石成为一代名家。

该传说在我家乡流传甚广，无从考证。开天门一事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不得而知。

幼时的我，也曾一次次幻想，如果哪天我交上了好运，也碰到了开天门，该许什么愿呢？天天吃鱼吃肉吧？太俗气、太低级……在我内心举棋不定之际，时光列车已悄然将我童年带到了少年。我对外界的体认也开始从迷信无知到科学认知，知道开天门一说纯粹是无稽之谈，齐白石的成就完全来自悟性和勤学爱好。

河口

赵志超

河口、古塘桥、吟江，位于涓水流域，是湘潭境内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的三个地名。旧时湘潭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嵌名对联：

河口一口风，摇弯文昌阁；

明缸一缸水，打湿古塘桥。

这里面包含着湘江及其支流涓水河畔较为有名的六个地名：河口、窑湾、文昌阁（万楼）、明冈、打石坑、古塘桥。其中，“摇弯”“明缸”“打湿”分别谐音窑湾、明冈（吟江）、打石（坑）。作者信手拈来，对仗工稳，可谓别出心裁。

涓水，古名兴乐江，又名白果河、易俗河，为湘江一级支流。涓水发源于湘潭县西南海拔755米的昌山，流经衡山，再绕至湘潭县晓南港，先后汇入青山河、较场河诸水，经花石汇龙口、芙蓉寨、黄荆坪、射埠、延化诸水，渐行渐大，再经吟江、古塘桥、郭家桥、河口，注入湘江。

清康熙时名臣、湘潭人陈鹏年有《涓水》诗曰：“入岳程非远，浮湘路始幽。千峰带野市，一水信扁舟。岸接松篁暮，风寒菡萏秋。吾庐殊不隔，随地可淹留。”清乾隆时湘潭诗人、桂阳州学政张垣，有《登洲望涓涟相会》诗曰：“五里涓涟会，湘乡一水遥。莫寻洲上钓，痛饮邵阳桥。”

河口，位于湘潭县河口镇，距湘潭市约20华里，因涟水、涓水与湘江汇合而得名，古称湘河口。过去，湘潭民间亦有

对联曰：“凿石鑿（湘）河口；拗柴制（枉）木桥。”该联嵌旧时湘潭县境内凿石浦（今属株洲渌口）、河口、拗柴、枉木桥（今继木桥）四个地名，浑然天成，妙趣横生。

河口镇中湾村，地处涓水与湘水交汇处，系“蝉塘杨氏三兄妹”故里。杨氏故宅位于中湾村中湾组，惜毁于文革，现仅存遗址。笔者有《中湾村访蝉塘杨氏旧宅》诗云：“青山排闥送风来，十里平畴画幅裁。楼阁参差笼碧树，池塘潋滟照苍苔。三杨旧宅知何在，百亩新荷喜自开。回首卓江堤上路，中湾人物展清才。”

蝉塘杨氏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杨氏三兄妹，长兄杨第甫，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湖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湘潭县第一任县长，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著有《吹尽狂沙》《心湖集》等；妹张正文，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弟杨迪，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沈阳军区参谋长，著有《彭大将军打败美国侵略者》。杨第甫长子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文革”中读中学时写有《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蒙冤十载，自学成才，出狱后受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赏识，考取研究生，后出国留学，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